

《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

《少年文艺》
编辑部 选编

谁邮给我 一只小象

少年文艺
典藏精品
SINCE 1976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艺》
编辑部 选编
《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
特别纪念

谁邮给我 一只小象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邮给我一只小象 / 《少年文艺》编辑部选编.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346-9134-8

I. ①谁… II. ①少…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287号

书 名 谁邮给我一只小象

选 编	《少年文艺》编辑部
策 划	田 俊
责任编辑	赵 玲
美术编辑	王 可
封面绘画	孔 雀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9134-8
定 价	24.9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我一直都爱着

梅子涵

大学二年级时，我打开了班里的邮箱，收到南京寄来的《少年文艺》，上面刊登了我的小说《马老师喜欢的》。那是星期天的晚上，我返校的时候。拿着刊物，上面有我的小说，那也是我的儿童小说的第一篇。走在学校的梧桐路上，心里是奔腾和炫耀的，我几乎想和迎面的黑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我的小说登出来了！我就那样奔腾着走到了儿童文学的路上。

那是1979年，现在是2016年，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减法，37年过去了！简单的数学减法、加法，是可以算出很多的答案、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情感、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哲学、很多的无可奈何、很多很多的。

我那时多年轻，那时的《少年文艺》只有三岁；我现在不年轻了，《少年文艺》已是中年。那时刊登我的小说的顾宪谟先生已经老了。那时在《少年文艺》登着小说、散文，心里和我一

Since 1976《少年文艺》典藏精品

样满是奔腾和炫耀的黄蓓佳、程玮们也已经早就著名，有的干脆就当外婆了。

一个人的岁月是一条河。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一条河、一条江上的船。河水的流淌不只是你自己在流淌，你的河水乃至江水里都是混涌着别人的水的力气和推动的，你的船在河上、江里的航动，那最好听的一声笛鸣也许都是别人帮你拉响的。

我从开始懂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叮嘱自己能一直懂下去，一直记住。我希望自己一直能是一个记得住桥和路的人，所以我一直记得住三十多年前的《少年文艺》和那个老顾，一直盼望着《少年文艺》在现在的出版光景中继续健康地呼吸，能让中国儿童们从它的页面里阅读到一些优雅、从容的文学，欣赏到作家们最不含糊、仔细写出的故事和诗情。中国的儿童，在现在这个年月，在他们后来很长的生命时间里，都太需要讲究、优尚的文学，中国也太需要了！《少年文艺》是配得上登载这些的！

我很不好，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再为它写作，我想，我应该重新朝着它走去，拥抱它，也被它拥抱，因为我一直都爱着。

目 录

001	小黄猫的恋爱故事	叶圣陶
007	皮克和牙科医生	葛 冰
017	名字	孙幼军
020	幻影男孩	李志伟
035	教室里的一颗蚕豆	段立欣
043	小白猫	王宜振
048	谁邮给我一只小象	李晓艳
053	您还有影子卖吗	龙 竞
057	穿绿背带裤的狗	汤 汤
064	五角钱的火车票	慈 琪
086	派伦先生家的神秘客人	罗 璟
097	兔儿爷	安逢逸
115	蜜桃	李雨丝
122	纸飞机	李秋沅
135	风的剪影	马嘉恺

153	淡蓝的衣裳	王璐琪
164	牛皮鼓	毛云尔
183	流向大海的河	翌 平
198	赤赤赤赤有名	王 岚
207	从前的从前	吕丽娜
215	女孩不知道	徐雯洁
223	太阳窝里嘛割苜蓿	刘梅花
232	我们俩	赖慧俐
245	养一朵云当宠物	两色风景
257	西瓜越狱	车培晶
267	一只鸡蛋能走多远	连 城
279	遗失的鱼鳞	小河丁丁
294	喵们	石若昕

小黄猫的恋爱故事

叶圣陶

001

谁邮给我一只小象

孩子很奇怪，这几天里那只小黄猫常常找不到。往日里，小黄猫跟孩子一天到晚在一起，追赶那才着地又滚开的皮球，戏弄那才歇下来又飞走了的蝴蝶，彼此十分快活。吃饭的时候，小黄猫跟孩子并排坐着，等候孩子夹些鱼骨头之类的东西送到他嘴里。睡觉的时候，小黄猫钻进孩子的被窝里，蜷着身子睡在他的肩旁。他们两个从不分离，几乎在梦里也没有孤单的时刻。可是最近几天，小黄猫常常不顾孩子，独自走开。孩子尝到了从未尝过的孤寂滋味，着急地要把小黄猫找回来。什么地方都找了，在小黄猫常到的没生火的炉子旁边，在堆存旧东西的房间里，在破板壁的窟窿里，在院子角落里水缸的后边，都像找绣花针似的找过了，不见一丝儿踪影。有一天，小黄猫自己懒洋洋地回来了。孩子非常快活，迎上去把他抱在怀里，亲他，吻他，比平时更加亲昵。但是孩子立刻觉察到小黄猫有点儿异样，对于这样亲热的欢迎，小黄猫没有一点儿快

乐的表示，平时那样轻轻地吟哦，活泼地蹦跳，也都不来了，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孩子一不当心，小黄猫又独自走开了。好几回了，小黄猫老是这样。

孩子哪里料得到他的好朋友小黄猫，那只眼睛发亮毛色美丽的小黄猫，为什么跟他疏远，不再跟他一起玩儿呢？原来小黄猫恋爱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一丛灌木的前面有一个清浅的池塘，树枝伸在水面上轻轻摇动，把池塘边装点得非常美丽。缠在树枝上的藤正开着蓝色的紫色的小花，清清楚楚映在池塘里。一只鹅儿在这图画似的池塘里游泳。葱绿的树枝遮住了阳光，鹅儿雪白的羽毛衬着碧清的水，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小黄猫正好来到池塘边散步，一看见鹅儿，爱情就火一般燃烧起来了。

她确实是一头美丽的鹅儿，一身柔软的羽毛，戴着黄玉似的鹅冠，眼睛闪着金光，左顾右盼，好看极了。谁看见了都会爱她，何况是第一次看见她的小黄猫。他还是一只年轻的小黄猫呢。

小黄猫走近一点儿，用他的固有的柔和声音说：“白衣的小姑娘，你在水面上游泳，好快乐呀！”

“我很快乐。”鹅儿略微转过头来，眼睛半开半阖，越见得姿态优美。小黄猫快乐地闭上了眼睛，好像嘴里含着一块糖，仔细地尝她那姿态的滋味。

“你独自一个在这儿，不嫌寂寞吗？”停了一会，小黄猫问。

“倒不觉得。不过谁要是愿意跟我做朋友，在一起玩儿，我也非常欢迎。”鹅儿回答得这样婉转，足见她是个聪明的

姑娘。

“我跟你做朋友，在一起玩儿吧！”小黄猫诚恳地说。

“如果你愿意，那就太好了。”鹅儿回答。

从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建立起来了。小黄猫时常到池塘边去访鹅儿。他们谈池上的风景，什么时候彩色的蝴蝶飞来了，什么时候新鲜的花朵开了。他们各自唱心爱的歌儿给对方听，还讲自己听到的许多故事。有时候鹅儿上岸来，跟小黄猫一同到灌木丛中，在绿荫下歇息。他们寻找藏在叶丛里的天牛，谁找到最美丽的谁赢。他们猜测从绿叶上方飘过的浮云，什么时候过尽，什么时候再有云来。小黄猫因此就忘了往常一天到晚在一起玩儿的孩子了。

小黄猫虽然时常跟鹅儿一起玩儿，一起谈话，心里总觉得还不满足，因为他有一句想说的最要紧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他有一个比一起玩儿进一步的希望还没有达到。“这怎么说呢？说了她将会怎样呢？”他不断地想。忍着吧，实在忍不住，径直开口吧，又有点儿胆怯。因此他离开鹅儿回家的时候唯有默默地沉思。孩子怎么会知道呢，他只觉得奇怪。

一天，小黄猫再也忍不住了，不管鹅儿将怎样回答他，他决意把要说的那句最要紧的话向鹅儿说出来。他预备了一篮青萍作为送给鹅儿的礼物，竹篮的柄儿上插了一束粉红的野蔷薇。他走在路上鼓励自己要有勇气，不要临时说不上口。他又在河边上自己照了照，举起前爪把脸上的绒毛抚摩得十分光润，把胡须捻得向两边翘起。他想自己是一只漂亮的小黄猫了。

他走到池边，看见鹅儿正在池边散步，可爱的影子倒映在

池塘里。他走近去，脸上表现出欢悦的笑容，对鹅儿说：“白衣的小姑娘，你已经来了，等得心焦了吧？”他不等她回答又说：“今天带了一些毫不足贵的东西送给小姑娘，我的意思是真诚的，请你收下吧。”说着把篮子授给鹅儿。鹅儿一看是她爱吃的青萍和娇红的鲜花，十分喜爱，热诚地谢了他，把一束花儿插在胸前。小黄猫觉得她更加可爱了。他们就跟平日一样地玩儿起来。

小黄猫心里想：“勇气，勇气，不要胆怯！”经过几回自我鼓励，他终于把那句要说的最要紧的话说出来了。“白衣的小姑娘，可不可以跟你说一句话……我就说了吧，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小黄猫心里慌张得很呢。

“你爱我么？”鹅儿惊奇地问。稍稍沉思了一会儿，她就恢复了温和安静的态度。她说：“你爱我，我非常感激。但是请你告诉我，你爱我的什么呢？你必须明白我，我才可以考虑能不能使你满足。”

小黄猫听了鹅儿的回答，快活得要飞起来了，正想贴近去跟她接个吻，可是马上想到了她提出的问题，“我爱她的什么呢？”一时想不清楚，又不好不回答，就说：“我爱你的洁白的羽毛，白得像雪一样的羽毛。”

“我给你洁白的羽毛，白得像雪一样的羽毛。”鹅儿把全身的羽毛褪下来了。一阵风轻轻吹过，羽毛飘了一地，鹅儿聚拢来都给了小黄猫。

“我爱你灵活美丽的眼睛，闪着金光的眼睛。”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灵活美丽的眼睛，闪着金光的眼睛。”鹅儿把一双

眼珠取了出来，随即扔给了小黄猫。小黄猫敏捷地用前爪接住了。

“我爱你头顶的鹅冠，黄玉似的鹅冠。”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头顶的鹅冠，黄玉似的鹅冠。”鹅儿把鹅冠摘下来扔给小黄猫，正掉在小黄猫脚边。

“我爱你可爱的嘴，能唱好听的歌的嘴。”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可爱的嘴，能唱好听的歌的嘴。”鹅儿的嘴又掉在小黄猫脚边。

“我爱你玲珑的脚掌。”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玲珑的脚掌。”鹅儿的脚掌也离开了鹅儿身体。这时候鹅儿只剩下一个剥光的身体了。

“我爱你又白又嫩的裸露的身体。”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又白又嫩的裸露的身体。”鹅儿的剥光的身体滚到了小黄猫跟前。

小黄猫悲伤极了，他的心几乎碎了。鹅儿一一满足他的要求，他所爱的全都到手了，可哪里知道从此就不见了可爱的鹅儿！“白衣的小姑娘，你在哪里呀？”他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孩子抱着他跟他取笑的时候，只见他眼眶里满含眼泪。

第二天，小黄猫管不住自己，又走到池塘边，想再看看羽毛、眼睛、鹅冠等等东西。

好不快活，只见鹅儿又在池塘里游泳了，清脆的鸣声，优雅的姿态，跟以前没有一点儿不同。小黄猫问鹅儿：“昨天你把一切东西都给了我，我说不出该怎样感激你。可是你自己藏到哪里去了呢，我的亲爱的小姑娘？”

“请你再不要说什么爱不爱吧。昨天的把戏已经玩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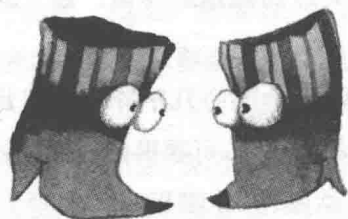
不必再玩了。以后咱们还是做朋友的好。”鹅儿很自然地更正对她的称呼。

“仅仅是朋友吗？”小黄猫失望地问。

“昨天的把戏告诉咱们，咱们只能做朋友。要说到爱情，非常对不起，你不能得到我的爱。”

小黄猫终于失败了。

（首发于 1984 年第 12 期）



皮克和牙科医生

葛 冰

007

谁邮给我一只小象

1

老鼠皮克害了失眠症。

他发现选择玻璃店作为新居，真是大错而特错。“吱啦——吱啦——”一种尖利刺耳的声音不时撞击他的耳膜，弄得他老是胆战心惊。一发狠，他用两颗黄豆塞住了耳朵；可是，那声音竟具有穿透力，还是痒痒地搔他的神经，使他不敢活动，也不能入睡。

“这么下去，我会发疯的！而疯老鼠，世界上恐怕不会有第二只！”皮克气恨得咬牙切齿，决心要弄清楚这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洞外面就是玻璃店。墙边摆满了一箱箱玻璃，一张长方形的桌边，一个瘦瘦的老头正在快活地哼着歌，起劲地干着。

“吱啦——”刺耳的声音吓得皮克直打哆嗦。他战战兢兢

地窥探，吃惊得眼睛睁大了一圈。他发现了一个奥秘：玻璃匠手捏着的木柄下的那小东西，“吱啦”那么一划，坚硬的玻璃竟一下分成了两半儿。啊，还有比玻璃更硬的东西！

“吱啦——吱啦——”这声音在皮克耳朵里似乎不那么讨厌了。他歪着脑袋听着，眼睛放出光来——他想起了对门食品店里那一个个玻璃柜里装着香喷喷奶油的夹馅蛋糕、甜丝丝的酥皮点心、油汪汪的熏鸡、圆滚滚的肉肠……只要用这小刀那么一划，那些东西就都……哈哈！皮克美美地闭上了眼睛，涎水滴到了下巴。

夜里，皮克悄悄地爬上了工作台。在柔和的月光映照下，他看见小木箱里放着两把木柄小刀，正是白天划玻璃用的那家伙。皮克抱了抱，它就像一根小柱子。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露出了尖利的小牙。

“咯吱，咯吱……”他像嚼甘蔗一样利索地咬碎了小刀的木柄，最后只剩下刀的尖端，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一个金属小颗粒，它沉甸甸、亮闪闪的。

皮克兴奋得颤抖起来。小爪子抓起小颗粒在玻璃上一划，“吱啦！”一道痕显现出来了。皮克喜出望外，乐得蹦了一丈高，屁股重重地落在地上也不觉得疼，仿佛落在棉胎上似的。他又咬碎了另一把木柄，然后一手抓了一粒宝贝，蹦蹦跳跳地下了工作台。

2

皮克拖着一个挺大的口袋，从水沟爬进了牙科医生的家。他们是老邻居——皮克曾经住在拔牙机那儿的地板下面。后

来因为他不习惯闻那股消毒药水味，才搬到玻璃店去住。

屋里黑黑的，但皮克看得见牙科医生正眯缝着眼睛跪在地板上在乱摸着什么。

“吱吱，嘻嘻。”皮克看着，满意地笑了。他知道牙科医生在干什么。

牙科医生是个大近视眼，又没戴眼镜，像个睁眼瞎子一样竟没有看见皮克。他的手摸到了皮克的尾巴，迟疑了片刻，竟捏住了要往嘴唇边送。

“哎！客气点！这不是烟屁股。”皮克叫道。

“哦，是你呀！”牙科医生失望地咂咂嘴，松开了手。

“烟又不够抽了，在找烟屁股呢？”皮克嘲笑他说。

牙科医生烟瘾极大，每个月都要抽一千三百八十八支烟，可老婆给他的烟钱只够抽大半个月，于是，他每抽一支烟，总是把烟头扔在地板缝里，等没有烟抽的时候，再将它们从地板缝里找出来。这会儿，所有的烟蒂都被他捡光了，他还在满怀希望地搜寻呢。

牙科医生不好意思地冲皮克咧嘴笑笑，说：“皮克，你手脚灵便，帮我在地板缝里找找，有没有我抽剩的烟头。”

“我可没闲工夫，”皮克故意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来和你谈生意的。”他说着从背后的大口袋里抽出一根烟卷，一个微型打火机。“嚓——”他把烟卷点燃了，颇为内行地吸了一口。

烟卷和打火机他咋有的呢？是他从商店里偷来的。人们防老鼠，只是把吃的东西盖得严严的，哪会想到，还有老鼠偷烟卷。

青色的烟圈在屋子里荡漾，牙科医生眼都看直了，一个劲地吸溜鼻子，咂嘴巴，那神态同一个小学生看着蜜糖伸舌头，

没什么两样。

“能不能……借我一支？”牙科医生吞吞吐吐地说。跟老鼠借烟抽，他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您太客气了，咱们哥们儿用不着见外。”皮克狡黠地笑笑，“瞧，我给您带来一条‘大前门’呢！”皮克从口袋里拖出一条烟，上面还包着好看的锡纸。

牙科医生看得眼睛莹莹地放出光来，嘴咧得老大。他忙不迭地搓着手，激动得手都哆嗦了，“先……来……一支。”

“慢着！”皮克忙用爪一挡，“我也有点小事求你：帮我换颗假牙怎么样？”

“老鼠安假牙？”牙科医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啊。嘴里放上这么两颗亮晶晶的东西，一定蛮漂亮吧？”皮克用爪尖捏着那两粒宝贝，在牙科医生面前一晃。

“可是，人们要知道我给老鼠安牙，就都不会到我这儿来求医了。”

“可是，不给老鼠安牙，一条‘大前门’就……”皮克作势要走，“你要不愿意，我可以去找别人。”

“好了，我干！”牙科医生终于经不住“大前门”的诱惑，十分委屈地叹了口气说：“给老鼠安假牙的医生，除了我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

“向老鼠讨烟的，世界上怕也找不到第二个吧？哈哈！”皮克反唇相讥。

皮克沿着马路边悄悄地走。他浑身的毛变成了鲜红